

张笑著

走近香格里拉的大门

剑川

云南大学出版社

张
笑
著

走近香格里拉的大门

剑川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近香格里拉的大门: 剑川/张笑著. —昆明: 云南大学出版社,
2006

ISBN 7-81112-074-7

I. 走... II. 张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②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67827号

责任编辑: 宋 武
装帧设计: 刘 雨

走近香格里拉的大门——剑川

张 笑 著

出版发行: 云南大学出版社

印 装: 云南地质矿产局印刷厂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6.5

字 数: 140千

版 次: 2006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1112-074-7/I · 111

定 价: 22.00元

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: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

邮 编: 650091

发行电话: 0871-5033244 5031071

传 真: 0871-5162823

网 址: <http://www.ynup.com>

E - mail: market@ynup.com

顾 问：赵济舟 王以志 李立钧 张宗全

尹福舟 张寿成

策 划：段忠明 李劲松 刘丹霞 刘文忠

张镇林 李玉生 普丽圭 杨德元

摄 影：张 笑 杨泽民 欧燕生 段力刚 张 熹

图片提供：吴有元 张军正 马 帧 苏常泰 张向荣

编 务：杨锡芝 张 熹 段淑映 刘继忠 李发文



目 录

走近香格里拉的大门——剑川…………… 1

巍巍老君山…………… 15

玉女峰下蝴蝶谷…………… 26

剑阳湖放歌…………… 39

石宝山漫游…………… 48

古镇夕阳红

——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沙溪寺登街…………… 63

我走在寺登街头…………… 73

万人走进寺登街

——记沙溪复兴工程庆典…………… 88

三江之南第一城…………… 100

古城情结…………… 115

剑川



目 录

三上满贤林..... 125

剑川的“二月八”.....136

三月的梨花..... 145

剑川木匠与木雕孔雀屏座.....151

“正宗”剑川木雕.....162

写在《剑川木雕》之前.....171

狮河成了木雕村.....181

剑川木雕产业的龙头..... 195

后 记.....206

剑川



走近香格里拉的大门——剑川



历史上的剑川曾经被称作“吐蕃賧”，“吐蕃賧”中的“賧”字，不是指行政区划，按白语的释，即“藏族人居住和活动的地方”。

最早的剑川，其行政区划归属于剑川节度。唐贞元九年（公元793年），南诏与唐王朝联合夹攻吐蕃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。这次战争使南诏王异牟寻夺得了金沙江以南的大片土地，从此，剑川这块被称作“吐蕃賧”的地盘最终统属于异牟寻的麾下。战争结束，南诏将宁北节度移至金沙江边，改建为剑川节度，剑川节度的治所就设在铁桥（今巨甸塔城一带）。

剑川节度疆域甚广，其管辖范围东北至四川西昌一带，西南达缅甸诸边。直至后晋天福二年（公元937年）段思平建立起大理国，剑川节度之下增置了“义督睑”。“义督”是剑川的古地名，“睑”

就是当时这里的行政区划，也就是从此，今天的剑川才正式形成独立的行政区划。“义督”这一地名，曾经让剑川人伤透了脑筋，有人说“义督”是剑川东山人的一句口头禅，其含义纯粹是骂人的一句丑话，这种说法没有道理，纯粹属于一种民间诙谐的笑话。“义督”，其实是源于纳西人对剑川的称谓，其含义就是“南边的大门”，因剑川位于藏族人和纳西人居住区域的南边，而且还是当时滇藏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路口关隘，“南边的大门”自然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的称谓。这一地名同样在设置行政区划时成为当权者首选，将其用于这一行政区划的名称。

追溯剑川的历史，还得跟着历史走向更远的时光。云南民族史学界的泰斗马曜老先生就曾经说过：“要了解云南的历史，就必须到剑川的海门口，到



剑川海门口——云南早期青铜文化遗址。



走近香格里拉的大门——剑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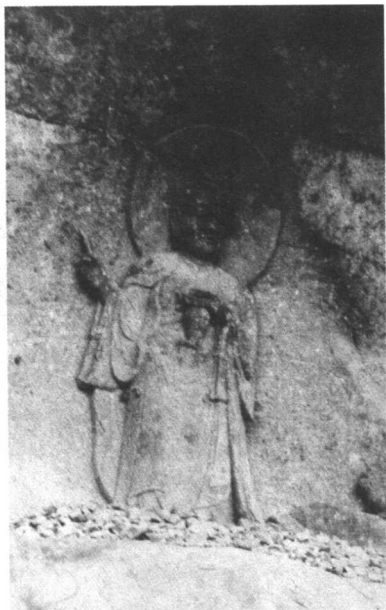


剑川的石钟山。剑川海门口是云南文明的发祥地，剑川石钟山上有唐宋时期的石刻瑰宝。”马老的一席话曾经让许多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走到了剑川，也因为这一席话，使我对剑川的历史研究更加开阔了眼界。

剑川还被史学界的人们称为“汉藏文化的交汇口”，称作“白族原生文化的保留地”，称作“木雕艺术之乡”。的确，这其中有着许多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民族历史文化，更有着许许多多非物质性的民间民俗文化。

我不由为这些历史遗产而感到自豪，我不由想起了造就出这些民族历史文化的剑川的辉煌。

当你观赏过剑阳湖沉静端庄的面容，你会联想到海门口人是如何走出洞穴，丢下石器，创造出云南最早的青铜文化；当你仔细地端详过鳌峰山古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、陶器和玉石、贝币，你就会感觉出西汉时期的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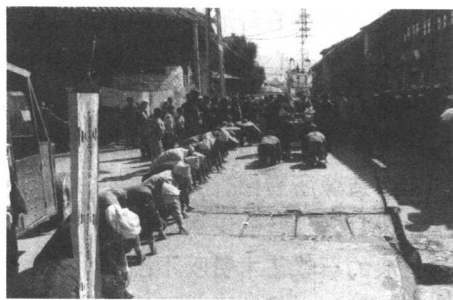


当年的域外僧人，成了白族人心目中的“观音”。

外人是如何披着奇形怪状的毯子，戴着硕大如朋的洋毡帽，牵着心爱的洋狗，来到这个神奇的地方；当你走入属于老君山山脉的石钟寺石窟中，你将会对庄严肃穆的南诏王者之像敬礼鞠躬，为横眉怒目的密宗造像所震撼，为“阿袂白”的存在而沉思联想，为甘露观音的美丽端庄而倾倒；你还会为鬼斧神工般的石雕艺术赞叹不已，为仿木雕石刻中所反映出的剑川古建筑文化而咋舌惊叹……当你领略过剑川古城明清建筑文化，从中你可以了解到白族人民是怎样从“干栏式”建筑开始，经历了汉代石基木板的廊廓式建筑到唐宋时期的陶瓦坡顶平房。你还更会了解到，元、明、清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剑川之后，随着“军屯”、“民屯”的兴起，大量本土建筑中融入了中原建筑文化。于是，元、明两代的“平房带闷楼”建筑，逐渐走向土木建筑形式的“一进两院”、“四合院”、“四合五天井”、“三坊一照壁”。随着剑川古建筑的深入发展，剑川木雕将唐宋佛教艺术精华融入到白族建筑文化之中，经过元明清的实践升华与锤炼，剑川木雕形成了国内独树一帜的地方民族手工艺产业。剑川的木雕养活了一代代人，剑川的木雕走遍了四方。剑川就是从这样一个神秘封闭而又贫穷的“蛮荒”边地县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进了开放文明，并进一步迈向了小康富有的康庄大道。

2005年5月5日，随着中甸县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县，剑川这座曾经经历了数千年洗礼的神秘的“南边的大门”也便成为“香格里拉大门”。这不仅仅因为香格里拉的位置被框定在中甸县境，香格





纯情的生养死葬。



白族耕读文化——“闹春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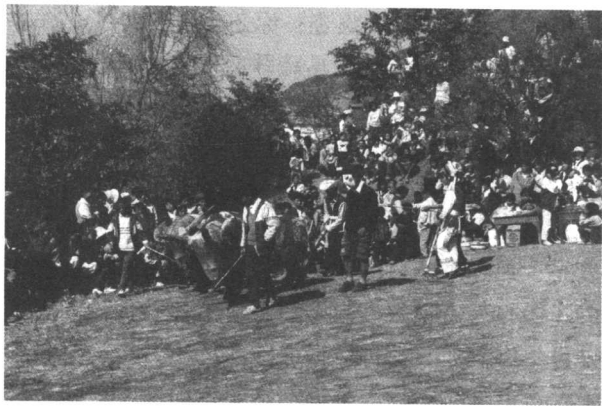


早期农业互助形式——“秧歌”。



神圣的白族本主祭祀活动。

农耕文化残留——“耍牛”。



走近香格里拉的大门

剑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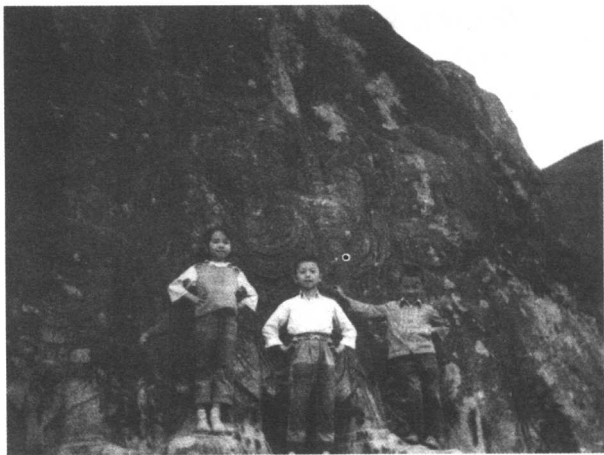
里拉大门的区位优势显得更加突出，还因为即便是人们进入丽江、迪庆、怒江，或是往返于滇、藏、川、香格里拉旅游环线上，香格里拉大门永远都固定在剑川这个地方。这不光是现代的游客们这样认为，即便是历史上的千军万马出入藏区，还是那些单打独斗的敢于先行探险、勇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地理学家、旅行家们，都是通过这座“大门”，沿着茶马古道上这条最方便的古道进藏。

当站在香格里拉大门口，我仿佛又听到了悲壮的马嘶剑鸣，仿佛又看到一拨拨南来北往的僧侣、客商。在这些人流的推动下，剑川的历史曾经经历了无数的辉煌。

在剑川特有的民族文化积淀中，蕴藏着千千万万神秘莫测的历史文化。当你同我一起走入香格里拉大门，我会与你一起找到海门口时期那些光着脚板、披着兽皮，创造了云南文明的先民们的足迹；你还会发现，从西汉直至“四二”起义胜利，在这块滇西北地区的古老战场上，还残留着昔日厮杀后的无数刀剑痕迹；你还会看到2000多年来被马帮梆声敲红过，被马蹄蹂磨得光亮斑驳的茶马古道石板路上的历史痕迹，看到昔日僧侣们、探险家们用过的锤凿拐杖、贝币元宝。

当我们一起走入香格里拉大门，沿着剑川坝子走向老君山山谷，一片片莽莽林海，一处处草甸风光，那春夏时节的花海云雾，秋冬时节的枫红雪白，还有那萧飒荒枯的老树，凄凉孤独的寺院里的钟声，你会产生一种深远而神秘的感觉，仿佛看到了远古迁徙时期的氐羌族从这里走向前方，仿佛又

看到了唐九征的部队刚刚撤出，吐蕃的队伍又疾步往南。仿佛异牟寻的军队刚刚从南向北驰去，元世祖又立马带上马队匆匆往黑湫江方向奔袭；仿佛康熙大帝才刚下旨，云贵总督蒋陈锡戴罪进藏；也仿佛解放军的剿匪部队已经从藏区和小凉山一带凯旋归来，军歌嘹亮。



相传“石将军”就是昔日唐九征“勒石于剑川”的石刻造像。

在这里，人们还会告诉你，当1933年英国作家希尔顿出版《消失的地平线》一书之后，世界各地都在寻找香格里拉。不久，印度和尼泊尔向世界宣布“香格里拉”就在他们的国度。接着，著名香港富商便把这个世外桃源般的“香格里拉”品牌用于开设在世界各地的饭店茶庄。再往后，英国人乔治·佩雷斯、弗兰西斯·扬赫斯从北京—大理—剑川—香格里拉走进西藏，完成了他们的《从北京到





拉萨》这本探秘之书，为人们写出了探秘的文章。方是时，法国著名藏学家达维·德尼尔经过了20余年藏族地区的艰难探索，完成了《一个巴黎女人拉萨历险记》、《格萨尔王超人的一生》、《姜岭大战》等鸿篇巨制，把从云南的昆明—大理—剑川—巨甸—香格里拉直至西藏拉萨的途程写得一清二楚，把藏族的故事传到彼岸大洋。更有许许多多国内外的僧侣、旅行家、探险家们已经写过的有关这一方面的，发表过或未发表过的文章和作品，可惜一时无法找到，否则，将更能说明香格里拉的大门——剑川是曾经怎样为深入香格里拉的人们服务过，曾经那样的劳碌繁忙。



当年被马帮梆声敲“红”过的石板路。

至20世纪60年代末，香格里拉大门——剑川依然还在为香格里拉周边的各县忠心服务，在紧靠滇藏公路西侧的剑川古城东环路上，“兰坪转运站”、“中甸转运站”、“丽江转运站”和“丽江客运站”等一系列物资运输转运站相依排列，挂牌

开张。大批源源不断的内地物资从这里运往迪庆、丽江、兰坪等地。那时，我的几位朋友长时期在这些转运站里打工。每到下午收工之后，转运站的职工们总爱与这些小工们联欢同乐。我的朋友杨泽民总是自豪地告诉我：“这叫‘小工乐’。”每当联欢时，小工们有的用口琴作伴奏，有的弹起三弦，有的拉上二胡，有的干脆用嘴来伴唱。随着音乐的伴奏，纳西族的舞步优雅而踏实，藏族的舞步雄健而又夸张。当转运站的和经理捂着一只耳朵低头唱起傈僳族情歌的时候，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跟着他跳着、哼着，那情景是那樣的欢乐。

山一样的各类货物总被那几个常常举着一瓶酒，喝得醉醺醺的马锅头盘走。当马帮们出发的梆子一响，院子里那些喷着鼻息、竖着耳朵的马儿们，总会磕磕碰碰，各自去寻找自己在马队中固定的跟脚，听说眼前这一批货物一直要进到芒康。

随着滇藏公路、剑（川）兰（坪）公路、平（坡）甸（南）公路的相继开通，这些转运站相继



当年，许许多多山一样的货物，就是由这些马锅头盘往四方。

